

ZHAOYHANYEN SHENG HE ZHIZHIDAN



25.5
2

趙元任生活自傳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赵元任生活自传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赵元任生活自传

*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华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8千字 7印张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
ISBN 7—80074—013—7/1·01
定价：2.60元

出版说明

赵元任(1882—1982)是现代杰出的学者,于哲学、物理学、音乐、语言学等均有极深造诣,曾是中国现代首屈一指的语言学大师,长期任前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主任;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脍炙人口,风行甚久,赵先生亦因此而被人誉为“中国的舒伯特”。赵先生50年代移居美国,曾任1945年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先后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赵先生于1973、1981年两次回国访问、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苗裔、清代著名学者赵翼的六世孙赵元任,其早年家境如何?蒙童时代如何渡过?什么因素使他从小即对方言、科学兴趣甚浓?作为胡适的同期留美同学,他是如何创造康奈尔大学最高学业成绩的?又如何由物理、哲学而专攻语言学的?赵先生与其伴侣杨步伟女士的恋爱婚姻及早年生活如何?……这些均可从本书得到了解。

本书承赵先生的女儿、执教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的赵如兰女士整理编定交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台湾版原书名《赵元任早年自传》,现改名为《赵元任生活自传》。

自传后附有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写的《我们的结婚》、《元任和中央研究院的关系》,及赵元任著作目录。

赵如兰女士原序

绍唐先生来信说希望把父亲写的《早年回忆》印成一本纪念他的单行本出版，并且要我写个短序。

这个回忆是父亲写他从小到九岁之间的事，因为本来写了当语言教材用的 (Readings in Sayable Chinese-Part I 中间的一部分)，父亲故意写的是完全地道的口语体裁。有些关于他亲自看到的中国风俗习惯的事，他写的很仔细。这当然对于研究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学生们会特别有兴趣的。

我自己一边看看也回想到我从小儿就知道父亲喜欢搞很多玩意儿，例如他爱玩风筝。他讲的清明那天，人人都要把风筝的线割断了放走风筝的事，我也记得很清楚，到我们玩风筝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办。他喜欢弄光学的东西，所以家里有一大堆他照的立体照片。他对天文总有兴趣，每逢有日蚀、月蚀，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总是把我们全家大大小小都拖了出去看。从他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嗜好是他自己从小就已经养成了。

父亲讲到他小时在家中读唐诗，这也使我想到他床头总有一本《唐诗三百首》。他在医院的时候，我也给他带了本放在床头上。记得他去世的前一晚，他还在用他那沙沙的嗓子，用常州音读“……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如 兰

一九八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赵如兰女士致原编者函

绍唐先生：

有一件很不幸的事要报告的，就是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父亲“赵元任”在美国麻省剑桥的黄山医院（Mt. Auburn Hospital）去世了。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通知所有的亲戚朋友们。因此就想用这个通信方式把情形给大家报告一下。

事情发生的很突然，父亲是一月二十六日得的心脏病。入了医院之后，恢复的很好。我们都抱着很大的希望，预备接他回家。谁知道他还是身体太弱了，结果没有恢复过来。他足岁是八十九。我们按照他的嘱咐（同母亲一样）采取火化方式，以后打算同母亲的骨灰一起撒在太平洋里。他们二人都说好了，不要我们举行任何丧事的典礼。

父亲这一年在此地同我们一块过的其实很不错。我们都指望可以这样长久住下去，剑桥当然对父亲也是个老地方了。他到了这边，我们这个“赵家”的集中点也就又从西岸移回东岸来了。这一年我们都很开心，家里又热闹起来了。我们的女儿昭波跟她的丈夫林励，住在华盛顿，来的更勤快一些。连我三妹莱思跟她的丈夫波冈维作，老远也从西雅图来过。他们的二女儿途子，在哈佛念书，这一年中更是常客了。

起初父亲还是留恋着柏克莱，不肯说是完全迁居到此

地，不过后来生活渐渐上了轨道，尤其是后来我们把他手跟前的书、文件之类的东西搬了些过来，他的心也就比较定下来了，我的四妹小中（还有她的儿子力虎）住的离我们不远，她每天下午来，开车带父亲出去逛逛，有时看看他从前在哈佛读书常去的地方，比方说 Conant Hall, Perkins Hall, 宿舍咧、音乐系咧等等。

父亲的生活一向都很规律化。什么时候做什么，有时一分钟都不差。但是偶然他也喜欢出些新花样，深更半夜出去吃宵夜，坐车兜兜风什么的。父亲平常总是笑咪咪的。当然近年来他也有些健忘，可是他脑子总是很清楚的。他的耳朵一直到老比我还灵。开汽车是他一生最大的嗜好。我们常常担心，怕他说不定那一天就上了我们的汽车要自己开。

最近他正在整理他的日记，（他是从一九〇六年开始的）他打算继续写他的回忆。到现在他已经用英文出版了一部分，一直到一九二一年。

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学鑽、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中国大陆去了一趟。他在北京、南京、上海还有他的常州老家，都见到了许多亲戚朋友。他非常高兴见到了许多语言学界、音乐界的同行朋友，我们跟二妹新那，二妹夫黄培云，他们的两个儿子，家汉、家林，还有他们的妻子，大家聚会了一阵。父亲是喜欢小孩子的，这趟回去，他凡是有空，就跟他的两岁半的重外孙又新一块玩儿。后来回美国时，半路在西雅图还停了一个多星期参加外孙女儿——秋子（三妹的大女儿）的婚礼。

父亲的人生观是人世的。他对于种种社会上的改造总是很热心的，他很在乎要跟社会有接触。他绝不是一个隐居的

人。我想这一方面父亲受母亲的影响最大，他爱跟朋友们通信，我们常常笑他每经过一个信筒总是有信要发。他说他今年秋天还要同我们一起到北京去一趟，他也打算再上台湾去看他的许多亲戚朋友们。他同所有加入过的学术团体都照旧保持着关系，他本来已经订好了今年三月初要到纽约去参加 Lewis Carroll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研究会的年会。

至于私人的感情，父亲是不大露在表面上的。他不高兴的时候连对我们都不说。但是自从去年三月一号母亲去世以后我们也看得出来，他心里有多寂寞。

朋友们在劝我们说，父亲、母亲都活到这么大年纪，一生做了这么多事，我们不应当再太伤心了。这话自然也有道理。他们这一生是快乐的，他们懂得人生的趣味，这也是因为他们对人生是积极的、乐观的。同时我们也愿意再加一句：要不是他们一生有这么多朋友，他们也不会这么幸福。我们尤其要感谢他们在美国加州这些年的许多大号儿、中号儿、小号儿的朋友们，时时刻刻背后照顾他们，使他们觉得他们永远是年青的。

赵如兰

1982年8月1日美国麻州剑桥

原编者按：赵元任先生共有四女：长女如兰，适卞学
镇；二女新那，适黄培云；三女莱思，适
日人波冈维作；四女小中。

目 录

出版说明

赵如兰女士原序

赵如兰女士致原编者函

关于我的姓和名..... 1

第一部分 早年回忆..... 2

一、东一片儿西一段儿..... 2

二、我的家跟我住的家.....12

三、我小时候儿说的话.....23

四、上学念书.....28

五、变乱跟变故.....37

六、回南边.....41

七、到了常州.....47

第二部分 第二个九年.....51

一、引 言.....51

二、家乡生活.....52

三、危机与灾难.....55

四、在苏州渡过一年.....58

关于我的姓和名

我家姓赵，我是宋朝（960—1279）始祖赵匡胤的第31代孙，名叫元任，“元”字是排行，堂兄弟名字的首字都是“元”字，“任”是我自己的本名。中国人的姓，比较说起来不算多，要是二音名字（译者按：指英文名）用一个第一字母简写，结果将极为混淆不清，如Y.Chao，8亿人口中约有70万的姓名可以写作Y.Chao，要是Yuen Ren（元任）两字分开，（像外国人的姓名）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混淆的程度便可减少26倍，在8亿人中只有27,000人同名。因此在美国的华人通常将二音名字分开，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我被人们称为“元”，而非“元任”，就是这么来的，惟我太太在第三卷中仍称我为“元任”。

第一部分 早年回忆

一、东一片儿西一段儿

人人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回想到最早的时候儿的事情，常常儿会想出一个全景出来，好像一幅画儿或是一张照相似的，可是不是个活动电影。比方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四岁住在磁州的时候儿，有个佣人抱着我在祖父的衙门的大门口儿，满街摆的都是卖瓷器的摊子，瓷猫、瓷狗、瓷枕头、瓷鼓——现在一闭眼睛——磁州的那些瓷器好象就在眼前一样。可是这一景的以前是什么事情，后来又怎么样，就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

又有一幕，大概是我五岁住在祁州的时候儿，我们半天常常儿有点心吃，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几上。没人看着。赶我一走到那儿，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的吃起来了。我就说：“猫雌我的灭！”后来好象他们给我又盛了一碗面，可是我不大记得了。

还有一景，我每次碰到月亮好的时候儿就会回想到的。是在冀州，也是在我祖父的衙门里。我记得我跟我大姊、二姊、哥哥，我们四个人在左边儿一个跨院儿里赏月。我说“左边儿”，因为从住的地方儿往外走，那个院子是在左边

儿。那么平常衙门的房子照规矩既然都是朝南的，左边儿那个跨院儿当然就是东跨院儿了。我还记得院子当间儿有两个大花台，每个花台当间儿有一棵树，是桂花儿是什么记不清了。我记得最真的就是那天晚上很冷，月亮格外的亮，好象人跟东西都不大有影子似的。照这样算起来那一定是冬天的事情了。可是除了我们四个人站在花台的南边儿赏月，什么事情也不记得了。

又有一回，是看吕爷种葫芦——吕爷是我们家里的一个男佣人。那时候儿我们大概是住在保定。说起种葫芦来，当然总是好几个月，再不横是一夏天的事了。可是这一篱笆的葫芦，从栽子儿到长大、开花儿、结果，我就只记得两幕。一幕是地下一排小绿芽儿，吕爷在那儿给它洒水。再一幕就是满篱笆挂的都是葫芦了。当间儿开的是什么样子的花儿——照理应该是白花儿吧？可是一点儿也不记得了。所以这回事情，虽然占了有好些日子，可是我就光记得里头两景，所以还就是两张画儿似的。

后来我大了一点儿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就不全是一张一张的西洋景，就成了活动电影了。比方我五岁住保定的时候儿，有一个叫周妈的老妈子，她是看我的老妈子。有一天她在院子里在一个大木盆里洗衣裳。衣裳蘸了水，洗的时候儿一揉，不是常常儿会弄成鼓出来的气泡儿吗？我老喜欢看周妈弄。她要是不弄气泡儿了，我就叫她弄，我说：“我要敌动达道！”意思是说：“我要一弄大泡儿！”其实那时候儿已经会说话了，就是要成心装小，所以要装假儿着说不清楚话似的。那回我还记着周妈站得衣裳盆子的东边儿或是东南边儿，我站得盆子的北边儿看——因为北边都是平地，街

道跟房子都是方方正正的，所以我们总记着东南西北是哪儿。这一幕固然已经是活动电影儿了，里头的事情都有点儿变动了，可是前后是跟什么别的事情接起来，就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还有一幕我记得很真的，是有一回动身搬家的前一晚上，好象是预备从祁州搬到保定。大家整天忙着齐行李、捆箱子，到了夜里睡觉的时候儿，除了铺盖没打以外，什么都归置好了，所以到处屋子里都是空空的，都不象个家里似的了。我虽然一小儿跟着家里差不多每一两年就搬一次家，可是看着家里这么变了样子，总觉着有点儿担心。我还记得我跟我妈睡在一间大屋子的东北角儿的大床上，我睡得外边儿，妈睡得里边儿，一盏油灯点着。平常睡觉谁先睡着谁后睡着轧根儿就不觉得。可是那天晚上啊，我一看见妈睡着了，我就大哭起来了。妈被我这么一闹醒了连忙问我说：“什么事？怎么啦？”我说：“妈先睡着了嘛！”这个解释现在想想——甬说现在，就是不久以后，也觉得很可笑，可是当时我觉着妈先睡着了就好象全家都走了，把我一人儿给扔了下来了似的，就觉着孤悽的不得了了似的。

最有意思的一幕回忆是在冀州看月蚀。这回事情是第一回我记得的有年月日的事情。我自然知道我生在天津的紫竹林，我是在光绪18年9月14生的（1892年11月3日）。生的以前他们还预备了针，打算给我扎耳朵眼儿，因为算命的算好了是要生个女孩儿的。等一下地，旁边儿的人就说：“哎呀，敢情还是个小子呐！”这大概是我生平听见的第一句话。

可是这些自然都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话，哪儿能算我真

记得的事情呐。这回在冀州看月蚀啊，那是有真凭实据的日子了。我记得那时候儿我祖父做冀州直隶州的知州。我那时候儿照中国算法是7岁，那么应该是在1898年左右。那回的全蚀是在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儿。这就有法子考了。按我的朋友黄授书先生的考据，那次月蚀一定是在阳历12月27日格林维基天文时23时38分，算起来就是在中国28日晚上7点钟左右，跟我记着的时候儿完全符合了。算日子么，该是光绪24年11月16日。照那时候儿的规矩，凡是天狗要吃月亮或是要吃太阳了，大家都得拿着锅呀，桶子啊，乒呤乓啷的打，好把那天狗吓的把月亮要不太阳又吐出来了。当地方官的，象我祖父做知州的，又得穿起袍褂来一次一次行礼，外头挂着许多旗子幔子咧什么的，象过年似的那么热闹。我不记得他们放鞭炮没有，可是记得他们吹号、打鼓。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从家里住的地方儿走到外头祖父坐堂的地方儿，我从右边儿出来往左边看，就是往东南看，看见那月亮好象月牙儿似的，可是又不象平常的月牙儿。等月牙儿越变越小，后来小到应该没了的时候儿，她并没有没，反倒变成了个红红的一个大圆的，看着都怪害怕的。那时候儿自然也没人给我讲什么折光作用把全地球四周的晚霞都射到月亮上，把整个儿月亮照红了。横是那时候儿就是有人讲给我听，我也听不懂的。可是那阵子我对天上的东西总是喜欢看，也喜欢跟人家问。这一次看月蚀的经验自然更是格外清楚。

刚才说的那些想得起来的事情，不管里头是有变动的还是不动的，每一景一幕都是有一定日子的一次的东西，并且最后讲的看月蚀的那一幕还是查得出日子来的呐。但是另外有一种小时候儿的回忆，虽然记得的也很真，可是不是一回头

儿的事情，是常常儿有的、许多回的、做惯了的事儿。比方我们家里每到过年的时候儿到处都扎了彩，家里还挂了祖宗的影像。对我们小孩儿们顶要紧的自然是有“好得儿”吃，糖啊、干果子啊、糰子啊，常常儿吃到给肚子吃坏了才歇。除了吃的以外，还有过年的时候儿各种的玩儿的事情：放花呀、放风筝啊、掷骰子啊，先是大人们玩儿，赶大了一点儿就我们自各儿也玩儿。顶舒服的事情自然是不用上学。从12月23日送灶到次年元宵，一共放20多天的学。那时候儿我们又没礼拜、又没暑假，除了五月五端阳、八月半中秋，有时候儿还有九月九重阳只放一天以外，就只有过年才放这么长的假。所以在我们小孩儿们的心里头总觉着过年是一件大事情。我总记着我小时候儿过完了年没多久，也许还有夏天，有时候儿过了年才两三个月我就走出走进的跟我妈闹，说：“怎么老不过年？怎么老不过年？”——“刚过了年嘛，怎么又要过年？”过了一阵子我又哼叽哼叽的闹着说：“老不过年！老不过年！”这句话不光是现在写那些时候儿的事情才回想起来的，后来到我大了一点儿，十几岁的时候儿也常记得这句话，并且还觉着很可笑。

还有一样事情我小时候儿常常儿有可是说不出哪一回的，就是我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儿不肯上床去睡，他们大人们就说：“快睡，快上床去，不去回头chu chu子来了！”我也不知道chu chu子是什么东西，他们也不告诉我什么叫chu chu子，横是听他们说的那种害怕的声音，想来chu chu子总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过了一阵子我不知道怎么觉得我认出来chu chu子是什么东西了。那时候儿我们平常总点着油灯过夜。晚上做事就把灯芯添出一点儿，睡觉要是点着

灯过夜，就把它搽小一点儿（要是跟洋蜡烛比起来还不到一半儿那么亮）。那么灯芯一搽低了，火苗又小又晃游，所以在顶蓬上就有绕来绕去的黑影子。我就认定了那就是chu chu子在那儿chu来chu去的了。顶奇怪的就是我虽然一小儿就胆儿小，怕鬼怕黑什么的，可是他们拿chu chu子吓唬我，我并不大害怕，有时候儿还觉着有点儿好玩儿呐。

我们在北边常常儿攒古钱玩儿。大人换了一吊一吊的钱来，我们小孩儿们就闹着要先让我们解开了找古钱。有时候儿连我妈都夹得里头凑热闹。那时候儿一吊钱虽然不满一千个制钱，可是也有八九百，不象后来“说大话用小钱”管一百钱就叫“一吊”。一吊钱里头找找总找到有个把很古的钱，象很深颜色的五铢、半两，什么的，就不是真正汉朝的钱币，总也是很古的。古钱里头见的最多的是元丰通宝的钱。这虽然是宋神宗时候儿的钱（元丰是1018到1086年），可是还是很多。我们认古钱有个很容易的法子，就是看反面儿有字没有。反面儿是满州字的是清朝的钱，反面儿没字的就是古钱——除了宽永钱也不是清朝的钱，也不是古钱，是日本的钱，不知道怎么到中国来了这么多。

玩儿钱玩儿钱，有一晚上差一点儿玩出了大事情来。我小时候儿平常不大拿玩意儿搁到嘴里的。不知道怎么那天晚上我把三个钱含得嘴里，一吞吞在嗓子里，吐吐不出来，咽咽不下去了，也说不出话来了。好象我起头儿是在院子里，我连忙走进屋里叫我妈，可是一点儿声音也叫不出来。妈看见我脸都憋的通红的，我说不出话，就指指我的嗓子。她拿指头望里一抠，我一噁心，就把三个钱噁出来了。要不是那么一来，这会儿也许不会还在这儿讲这回事情了。

又有一样儿我常看见的事情，就是我祖父在冀州任上的时候儿，我常常儿躲得旁边儿后头一点儿看他审堂，还有娘儿们儿她们也常躲得旁边儿看。我祖父做人非常忠厚，所以对犯罪的，能宽赦的总是宽赦他们的。不过有时候儿自然也得有刑罚。最常用的刑罚就是打板子。平常说就管它叫打屁股，其实是拿竹板子打腿。起头儿看了总是可怜那个犯人，有时候儿还引起来身上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可是后来看惯了就渐渐儿的麻木了。

过了一阵子我看他们用刑罚的时候儿又留心到一件事情。我老听他们说，要是犯人出得起几个钱呐，他们有法子把衙门里的差役买通了，等到挨打的时候儿啊，可以打轻点儿并且还可以少打几十板，所以打板子数数目的时候儿总用些乱七八糟的说法，要是半当间儿偷偷儿的掉了多少下儿，横是谁也听不出来的。我起头儿听了觉着他们说的一点儿不错，因为我听着打板子的数数儿，数的是很怪。开头儿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倒是很清楚的一下儿一数，底下可就是一种奇奇怪怪的数法儿了。他们不好好儿的数“十一、十二、十三，”的那么数，他们叫的是：“一十二、三十四、五十六、七十八、九二十、一二一二、三二十三、五二十六……”我乍一听简直不懂。可是听了没几回我就听出来是怎么回事儿了。说起来也够容易的。十下儿以内自然就是数一个字打一下儿。从十一一起，每个数目得说两个字，那么要是接连连的数下去“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那不是没工夫喘气了吗？所以他们就每隔一个数目省掉一个“十”字，这么样该说“十一十二”就只说“一十二”，该说“十三十四”就只说“三十四”……一直到“九